

蒙古族服饰的图腾文化痕迹探究

Exploring the Totem Culture Traces of Mongolian Dress Adornment

康建春 Kang Jianchun

【内容摘要】 文章通过阐述宗教文化与蒙古族的关系，着重分析了宗教图腾文化对蒙古族服饰图案在形式、内容、色彩等方面的深远影响，强调了蒙古族服饰文化中特有的民族宗教图腾文化。

【关键词】 图腾文化/蒙古族服饰/影响

1→蒙古族男子服饰



图腾 (Totem) 源于北美奥日贝人的土语，意为“彼之血族”、“神族”。图腾崇拜是氏族时代的产物，是原始信仰的一种形式，是原始人类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渔猎时期的后期，人们开始以某种与自身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作为自己氏族的徽号，后来该动植物就被奉为氏族的图腾，具有保护、庇佑的作用。清末

学者严复指出“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示于众者也”，表明了图腾与蒙古族的关系。

图腾崇拜在各民族发展中均将其精髓通过服装物品加以体现和展示，而蒙古族图腾文化因其历史悠久，服饰中体现的文化内涵具有更加鲜明的图腾文化痕迹，对图腾与民族服饰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蒙古族图腾文化的内涵 |||

宗教观念的萌芽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对于早期的原始人类来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拥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征服的神秘力量与人们对立共存，加之早期人类思维简单、不发达，由此形成了人类生存意识中早期的宗教意识。丰富的图腾崇拜、原始宗教活动、巫术礼仪活动，普遍存在于人类一切原始民族之中，并对原始社会人类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在服饰设计与展示方面。宗教观念和图腾文化对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而言，留下深深的原始宗教烙印，这些烙印在服饰上的体现尤为突出。

蒙古族图腾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在原始信仰中，蒙古民族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因此，蒙古图腾崇拜与其说是对动植物的崇拜，还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崇拜，蒙古族图腾常常通过氏族起源神话和称呼体现出来。

其次，图腾文化影响着蒙古族的艺术活动和审美趣味。由于蒙古族的草原游牧生活形态特点，蒙古族人对他们共同生存、生长的动物和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如“五畜”，即牛、马、羊、驼、犬 猎物，如虎、狼、鹰、鹿、猪、兔、蛇、天鹅、仙鹤、鸭、鸟、虫、鱼等，聪慧的蒙古族人民世代将这些动物、植物纹样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表现在自己的衣、食、住、行、用之中，而龙、凤图腾象征着上天降下的吉兆，给草原带来祥瑞，牧民们用五彩丝线绣出多姿多彩的龙凤图案传达了幸福与理想，形成了常见于服装、饰物上的犄纹、马纹、驼纹、鸟纹、龙纹、凤纹和其它的动物图案。同时由于“草木皆神、万物有灵”的观念，还常见卷草纹、莲纹、牡丹纹、宝相花纹、桃纹、杏花纹等许多植物纹饰。另外，蒙古族图腾中的纹饰有些虽然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形，成为远古图腾文化的象征和回忆，但始终表现出蒙古族特有的艺术活动与审美情趣。

二、图腾文化在蒙古族服饰图案中的体现 |||

公元 1206 年在蒙古高原出现的地域性统一共同体——蒙古族，由于继承了亚洲草原几千年来的游牧文明传统，它有着同历史上北方阿尔泰各部族普遍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受此影响，其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有许多艺术特征。这种宗教信仰和意识长期延续在每个时代，都具体反映在图案艺术、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中。因此说，蒙古族服饰图案是最有生命力的美的存在形式。图腾文化

在蒙古族服饰图案中最为重要的体现：一是自然崇拜在蒙古族服饰图案中的体现，二是祖先崇拜在蒙古族服饰图案中的体现。

悠悠苍野、天、地、山、河、日、月、星、辰令北方蒙古族先民感到茫然不解，产生了对自然力的崇拜。相信苍天有灵，开始对自然敬畏感激、依赖崇拜，因此而产生的图腾形象对服饰图案的影响深远，比如常见于蒙古袍、腰带、帽子、坎肩、靴子、饰物上的自然象征符号太阳、月亮、星星、高山、流水的圆圈纹、半圆形葫芦纹、漩涡纹、回纹、云雷纹、云纹（哈木尔）、山纹、水纹、火纹、几何纹等，这些都是对自然环境和生命的一种最初的理解形式，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而产生这种原始形象图案艺术。

原始的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有着直接的联系。先民们认为某种动物和植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是自己的祖先。其根本观点是“灵魂不死观”。蒙古族神话故事中出现的“苍狼白鹿说”，就将苍狼与白鹿崇尚为自己的祖先。狼是非常可怕的野兽。它们往往集合成群，凶猛而富灵性，使人们恐惧而敬奉。而鹿是温顺而善于奔跑的有神奇力量的动物，被视为是速度与灵性的化身。因此，古代蒙古人特别是森林猎民一律将其作为图腾神灵。民族服饰中常见狼纹图案与鹿头冠纹是对祖先的崇敬，对生命的膜拜，祈求神灵的保佑。

三、图腾文化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 |||

图腾文化包含了宗教、法律、文学、艺术和社会组织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远古的图腾仪式、图腾圣物、图腾圣地，直到今天的十二属相、蒙古人的姓氏，对成吉思汗陵的顶礼膜拜都是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表现，以具象或变形抽象的形式渗透到服装、饰品、装饰之中。而这再现或淡隐的形式越来越表现得细腻、物化了。

服饰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历史传承、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心理素质及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蒙古族人将宗教图腾文化应用于服饰图案、色彩、款式、质地选择之上。蒙古族因图腾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习俗，如将图腾图案刺绣在衣服上、雕刻在居室、刻画在身上。此外，将红、白、蓝、黄等颜色相应地搭配运用，体现了蒙古族千百

年来赖以生存的游牧文化的审美趣味。

蒙古族服饰中，无论服装，还是饰物无一不显现图腾文化的痕迹。

蒙古袍：适于马背民族游牧生活的服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蟒袍和朝袍。蟒袍分别有淡青色和红色，其款式风格各有特色，袖子、领口和大襟用绒锦镶边，其余部分全用上等绸缎制成，用各色丝线绣出气势壮观而华美的图案，其中在双肩、前胸、后背、襟、领上分别绣有金丝龙及火球、花朵、祥云等。做工精细、协调美观，尽显劳动人民的聪颖智慧和高超的手工艺艺术。朝袍：石青色缎子质地，马蹄袖、五色云纹、飞翔仙鹤、五爪金龙，下摆为八宝立水，专为君王或亲王福晋穿用。龙图腾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仙鹤代表最高尊位，具有强大的威慑与企慕的效应。服饰上绣有的火球、花朵、祥云、八宝立水、山纹等都是远古图腾的重现与淡隐形式。还有大量的抽象的几何图形。圆中有方、曲中有直、环中套环表现了佛教的“圆通”、“圆觉”的理性精神思想。

帽饰：蒙古人心中，帽饰是吉祥权威的象征，帽子与头同样高贵。据《后汉书·蛮传》所记，盘蛮“好五色衣服，制戴皆有尾型”。绥宁遗风浓重，蒙古帽后面的“尾”是蒙古族人爱犬、敬犬和“犬图腾”崇拜观念的再现。其中圆形帽象征天，将“欺人不欺天”、“欺人不欺帽”的说法和习俗联系起来，由此可以知道帽饰因模拟天而拥有神圣崇高的意味。而这些只有放在图腾思维的模式下才能得到最圆满的解释。通常蒙古帽饰上有太阳纹、火纹、花纹、祥云、龙凤等纹饰。多见金、银、宝石等图案装饰，这些图示在元世祖皇后弘吉拉氏车伯尔像及英宗皇后亦启烈氏苏格巴刺像中均有反映。

靴子：靴子是马背民族最具特色的与蒙古袍配套的民族服饰之一。蒙古靴子种类很多，常见靴帮和靴底有花纹、古币纹、龙纹、凤纹、云纹等作为装饰。这些远古图腾在民族服饰中象征勇敢、强悍及顽强的生命力。摔跤服所搭配的靴子图案因地区差异而有变化，呼伦贝尔盟摔跤手的靴子采用狮子图案，象征着权威、雄强、英武。靴子图案的图腾寓意总能给人神秘、奇异之感。

饰物：蒙古族饰物多为随身携带的生产生活用具。也常装饰以贵重的金属宝石，另附有

五彩丝线刺绣、日月星辰、花鸟草虫等图案及纹饰。传统饰物主要有褡裢、鼻烟壶、烟袋、烟荷包、火镰、蒙古刀、戒指、手镯、耳环、耳坠、额簪等饰品。而腰间的牌饰常常采用走兽的图腾纹样，“马”能保佑他们善战，“羊”则能赐给他们畜牧的丰收。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地区的摔跤服在靴筒与护胫之间加一条生牛皮护档，其上绣以龙、凤、虎、象等“四强图案”。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护颈项圈逐渐演变成摔跤手记功性质的装饰品。形式多样、色彩纷呈，富含宗教图腾信仰的图纹带给人们无限的精神寄托。

结语 |||

宗教文化和原始信仰意识拓展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图腾崇拜是氏族时代的产物，是原始社会人类的精神支柱，图腾崇拜促成了原始造型艺术的发展。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对多种艺术门类的影响成就了许多新的艺术特质；对各个地区，民族意识形态留下了形象和印记；宗教与艺术的密切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思想认识的提高而有所改变。尽管宗教对艺术的影响已经减弱，但图腾文化的宝贵遗产始终存在于当代社会形态中。

蒙古族服饰是反映蒙古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标志，其悠久的历史 and 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正激励着每一个蒙古族人牢记民族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和道德要求。也因此，蒙古族自古以来精心呵护的服饰文化，至今保持着独特的款式风格和旺盛的生命力，在生活的舞台上尽情展示着华光异彩。

参考文献

- [1] (英) 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1984。| [2] 黄强、色音：《萨满教图说》，民族出版社，北京，2002。| [3] 普日莱桑布等：《蒙古族民族服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呼和浩特，1991，第1版。| [4] 布林特古斯、呼达古拉、青格乐图等：《蒙古族民俗百科全书·精神卷》，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呼和浩特，1999。| [6] 阿木尔巴图：《蒙古族图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呼和浩特，2005。

康建春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